



花城凹凸系列

房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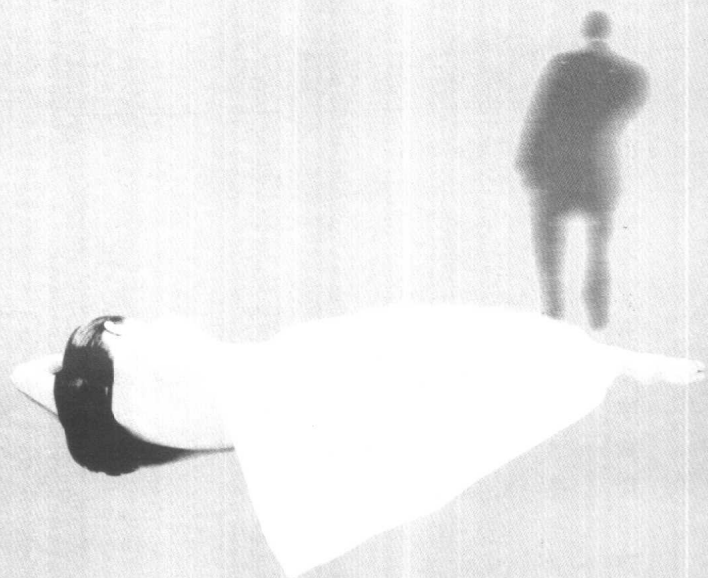
# 天坑

九



花城出版社

# 天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坑

房子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7

(花城凹凸系列)

ISBN 7-5360-3860-7

I. 天 ...

II. 房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459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封面设计: 罗 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江门市华园中路 2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375 1 插页

字 数 24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60-7/I·3155

定 价 18.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简 介

落魄文人“我”偶遇厌学而沉迷于酒吧的高中女生小鱼儿，两人走到一起。为了躲开家人的干预，喜爱冒险和刺激的小鱼儿缠着“我”一起出游。两人驾车西行，沿途风光旖旎，又经多个惊险场面：旅馆被捉、诡秘的女孩、密林深处屠熊、与一群野狼搏斗……直至误入一个神秘的天坑，生死两茫茫……

有幸脱险之后他们同居了，过着恩爱的生活。但这种恩爱并没维持多久便出现危机。为庆祝小鱼儿的生日并缓解危机，两人决定到神秘的天坑举行生日庆宴，特邀请了另外三男三女同行。一场意外生生地将他们关在深深的天坑内与世隔绝，他们只能等待死亡……

随着死神的逼近，八个人有八种心态，心理都发生了一系列的蜕变，相互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而暧昧，原先的组合开始打乱，性关系也在混乱……死亡前的精彩表演和不顾一切的暴露隐私，给人予深深的震撼！

他们中有农场主、小老板、记者、高级白领、公关人员、流浪艺术家及普通无业人员，不同的职业和背景，共同演绎了一出生与死、爱与怨的悲喜剧。

# 1

所有经历过的都仿佛在梦中。梦醒时人走光了，就连曝了光的那些鲜为人见的隐私面也关闭了，只有记忆不会关。但记忆也会老的，记忆的人正在渐渐老去。

又恢复了起初的静，和黑暗。孤独。什么也不去想，只要一睁开眼睛便什么也没有。闭上眼只有那条路，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路。我相信，只有那条路可以长时间停留，因为它的坚硬可以刺破难以想象的时光栅栏。路使一些中断了的情节得以衔接，即使支离破碎，也能拼凑出曾经发生过的匪夷所思的画面……

那些事是不会有结局的，因为没有开端。没有开端怎么会有结束呢。沉寂只是暂时的，只不过是累了，我真的累了。

那天，我偶然地遇见了小鱼儿，于是便认识了。这便是开始，故事的开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的开始。女孩很酷并很开放。

可我为什么会在乎她最后那句话呢，也许她只是一时赌气讲出来。也许不全是对我说，一多半是对自己说，对命运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的鼓励。于是巧了，有了我这个萍水相逢人作为借口，这个借口多么没道理。而我竟信了她，开始同情她，带她去了我的住处。这就更荒唐不堪了。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一直平铺直叙般的生活刚刚想有一点变化，就要出事。出一些不太重要，并没有越出法律允许范畴的事情。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

我记得是一条深灰色公路，很长很坚挺的很执着的路，直刺天边的路，让你上去了便直着走没法选择的路。

路仿佛是一件心爱的旧银器，虽然被岁月蒙上一层尘色，却始终是舍不得丢弃，是值得珍爱的。一些凸起的部位反而会越磨越亮，亮得使你不由得会时常用手去摸一摸，甚至会用鼻子闻一闻。你会闻到一种淡淡的腥味，让人想入非非的气味。

上了路就别再回头了，除了偶而闪过的小村镇，以及依偎于村镇四周的葱茏绿意。绿色而斑驳，简直像可怜的苔藓一般。

我知道它们活得很苦，在这干旱少水风沙肆虐的生存环境里。

小村镇有一些女人，她们习惯于坐在门口给孩子喂奶。你能清楚地看到孩子脑袋上黄黄的柔软的绒毛。孩子的脸被巨大的乳房淹没了，我知道那是另一种奶腥气，有血液的香味。多么伟大的母性，在任何一个有生命的地方闪闪发亮。

每逢此时我会放慢速度，让吉普车缓缓驶过狭窄的街道……

我会无来由地一阵感动。

哦不，不仅仅在有生命的地方，即使没有生命的地方也会闪耀母性的神圣之光。哪怕是思桐那种近乎病态的母性行

为，也让人感慨不已。我之所以只说感慨而没有感动，是因为我还是感到有点恶心。总之，我很欣赏思桐的才华。她虽然长得并不漂亮，可她毕竟是个立体的女性，个性很强、很独特的女人。

小鱼儿不像思桐，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一直搞不清。如果当初小鱼儿在丑行败露后立即提出分手，我一点都不会感到突然。可是她没有，这倒是我想不到的，于是她便是一个谜了。也许只有分手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解决办法与途径，可她就是不提。她不仅不提出分手，还照样一次次与别人偷情，她拿我当什么看，傻瓜么？还是嫌我太高尚了。

绕过稀稀落落的村舍便只剩下沙砾和古道西风相伴了。也有火红的高粱穗和玉米地出现，出现得很突兀，像一个个惊叹号。玉米的缨是紫黑色，是热过了头的烂熟的光。

一只孤独的骆驼在沙砾中一闪便不见了，却不见赶骆驼的人。谜一样的闪现，谜一样的路，和迷路的人。

是的，我们走了，又回来。

但一切都变了，或正在变。我变了，小鱼儿变了，大家都变了，变得彼此难相识了。变得那么容易放弃和遗忘。

我们很可恶，只会让丑恶的东西和仇恨存于心中，却将更多的美好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很可恶，谈起一点点的仇恨便立即义愤起来，恨不得持刀杀人。可对于那么多美好回忆即使回想起来也难激起半点激动，死水一样。

也许我们的脑子及思绪全都僵死。小鱼儿不也那样么，

刚从别人身体下释放出来，又会故作一副纯真的样子赤裸着身子在我面前扭来扭去，在我身下杀猪样地叫，叫得如此夸张和虚假……而我却仍像对待一件玻璃工艺品那样待她，生怕她碎了。

我也许真有点病态，我如果有病态行为，也是累的，我太累了。我被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生死、恐惧以及种种丑恶伴随太久，我正处于一种可怕的边缘。

认识小鱼儿之前那一段时光，是我生命历程中最沉闷和彷徨的日子。那一阵子我总是做梦，做奇怪的梦。我梦见许多男女在跳一种舞蹈，而且都没有穿衣服。可我却看不到他们的身体的细部，生殖器乳房什么的，都在雾里。只听到啪嗒啪嗒的节奏声和张牙舞爪的形体。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正在少男少女当中流行一种舞，叫啪嗒啪拉舞，多么奇怪的名字。如今什么事都变得直露了，起名字也不在乎美不美雅不雅含蓄不含蓄了。就连写书也一样，千方百计在书名上做文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读者，这里有你要看的東西。这不连舞蹈的名字也一样直白了么，它告诉你：就是啪嗒啪嗒，就是这样跳，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不就是跳舞么，跳起来就是了呗。

性也一样，不就是性么，男的，女的，在一起呆上一会，就那么回事。

是这样么，我问自己，自己也回答不出。可我知道，老是做性或者类似的梦，总是脱不了性的干系。或者我的性受到压抑，或者我在性方面得不到满足，或者我对性事缺乏信



心或者……总之，我大概在这方面有问题了。

不过，我也曾给自己一个假想的答案：一种暗示，暗示自己渴望得到某种解脱。解脱什么呢，于是我毅然辞了工作，从那家旅游服务公司大门走出来时，我第一次感到释然。以前不论我被炒掉或者自动辞职，心情都截然不同，那时还要寻找下一个落脚点，心情总是焦虑不安，深深的危机感。可这次大不同，这回我不想做了，我这些年也存了一笔钱，维持温饱是没问题的。我又可以静下心来写自己的稿，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别管有什么成就，单这自由就够让人犹如虚散了一样舒服。

回宿舍以后我开始收拾行李，当晚与同事们道别，大家都喝了点啤酒。有的人很羡慕我的下一步打算，也有的人替我担心。我对他们说：别替我想那么多，只不过一次变化罢了，小小的变化，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打工。来到这世界就注定要打工，既然都是打工，何必还在乎什么方式呢。

第二天下午，我在城乡结合部一个小小出租屋扎了根。那是我多少次租屋了，已经记不起来。每次换工都如出一辙：租房。这回也未能幸免。本来，我打算先休整几天，再回老家一趟，顺便旅游跑几个地方，也好让自己的大脑能逐渐从一种状态回复平静，然后再进入另一种状态。可命运偏偏跟我过不去，我一个在报社当编辑的朋友思桐得知我辞去工作后，立马抓住了我。

思桐与我相识于一次闹剧似的征婚。她是我同省老乡，不过她是北方人。她在省最北部而我在省最南部。她家那个村脚踏三省，其中有一块田，有三条田埂，三条田埂中心那

个点就是三省交点。我不知道三省交界的地方是不是真这样的，不过我倒是听说过有一户人家有一间屋的确是跨两个国家的。我曾对思桐讲：把那块田买下来，在三省交点处盖一间屋，立个碑，就可以卖门票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我们在一起闲聊时开的玩笑。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却伤害过思桐。说是不会恨我，而且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我死都不信她不会不恨我。她之所以还和我来往，主要是想看到我，然后继续恨我。或许，我这样认为，让思桐知道会骂死我，说我太狭隘。不过，她目前还不会知道我会这么写。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当初我们俩通过婚介见面后，她对我钟情而我没有对她中意而已。可我心中总觉得对不住她，而且我编了一个谎言，我说我有女友，可我们快要分手了。我说我找个对象主要是为了促使我和我的女友尽快斩断情丝云云……但谎言毕竟是谎言，很快便不攻自破了。

可从那以后，思桐并没有与我断了联系，她经常向我约稿，给我许多帮助。不过有一点，她从没到过我单位，也不踏进我的门槛。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为此而谋害我不少菲林。

这回思桐她们要辟一个专版，每月出两期，以纪实性手法反映当代青少年问题。稿子要求不少于两千字、不超过三千字，必须是真人真事，但真名可以隐去。思桐说，这篇稿交给你去完成，如果成功了，那么可以考虑在另一个版块给我争取一个连载，至少可登三个月以上，而且是每周六期。说实在的，这对我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想想看，每周

六篇，一个月就是二十六篇上下，每篇一百元稿酬，就是近三千元的收入，这就是我原来的月薪标准呢。我没说二话，立即答应下来。我们约好，一个星期后交稿。思桐说，这不是儿戏，千方不可耽误了大事。

思桐还建议我：到一些娱乐场所转转，会有收获的。我告诉她，我住处不远处就有一个叫火烈鸟的夜总会，有迪厅，咖啡厅，卡拉OK厅，一应俱全。我就去那儿寻找我的猎物。

思桐在电话里还说如果准时交稿，她请我到清晖茶楼喝茶。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我高兴地连说：到时我买单，我买单。

## 2

夜总会迪厅正在进行一场表演，一位徐娘半老的三流女歌手正在声嘶力竭大喝抒情歌曲。歌词是健康向上的，只是妆扮却让人不敢恭维。我不知道火烈鸟应当是什么样子，不过，女歌手的身材真够引火的。薄如蝉翼的衣饰因汗湿而几近透明，下垂而松弛的乳房在射灯的打照下似隐似现。看她那千方百计使尽浑身解数取悦观众的样子，我感到有点心酸，联想到自己多年流浪生涯和目前处境，我好想哭。

为了生存，为了延缓衰老，女歌手不得不出卖凡是能出卖的东西，包括尊严。拿尊严去换取生存所必须的钱，倒不

如大大方方地卖肉，只是在这个文明国度里不允许那样做。包括我，也在出卖自己最后的一点点特长去换取每天都不可少的伙食费、水电费、房租费、交通费、信息费等等。而我在获得自由之后要写的第一篇稿子也就是要去探询那些流落灯红酒绿中迷途的孩子们的仅有的隐私，拿它们去换钱养活自己。我有时怀疑，这种应景文章究竟有多少正面作用。充其量说，不外乎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窥私心理，同时给报刊媒体带来丰厚的创收。至于那些被写进文章中的人，除了被抖落一番不可见人的东西外，什么也得不到……

表演我是看不下去，与其拿这种表演去折磨人倒不如蹦迪，流一身臭汗，泄一番怨气更爽快。再这样看下去，我怕会产生更强烈的抵触情绪，会完不成思桐交给我的任务。罢了，我还得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因为我也要生存。我于是去了咖啡厅，找了一个便于观察四周的位置坐下来。服务生上来向我推销一种新出的啤酒，可我不胜酒力，只要了一份咖啡。我喜欢浓茶和咖啡，全是衷情于酩酊的苦滋味。在品味苦的时候我会拼命抽同一种牌子的香烟。这时我绝不会麻痹自己，却常常会在情绪上作一些自虐的举动。

我右侧一张台子上有三位穿吊带衫的小姐。她们旁若无人地饮一种低价啤酒，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可以看出，她们谈的内容绝不会是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恐怕她们也不大会谈一些都市白领们的话题，她们估计也不会知道布列塔尼海胆，也不会热衷于鱼子酱什么的。因为她们没有小资们的优雅、浪漫和白领们具有的品位与格调。因此，我猜测她们所谈论的大都是一些男人或性方面的话题。这样的夜晚已经

够声色犬马的了，这样的夜因有了她们而更显得暧昧。她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小姐吗，也不像，因为当我抽完快半盒烟，手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九字。在近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她们始终那么旁若无人地喝酒和说笑，仿佛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来。如果她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耗在这种场合，那么她们很可能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

我把目光盯在其中一位穿红色吊带衫的女孩身上。也不是为了什么，总之，有几个目标让我选择时，我大都会选让我目光发跳的那一位。从她的侧面看去，她有一张应当是挺青春的脸蛋，一头短发，故意弄得乱乱的。皮肤应当属于比较光洁的那种，不像南方女孩子很多时候都会生出小痘痘。她的鼻子挺直而精巧，好了，够了，我对她发生了兴趣。

据一位业内人士告诫，有不少家庭经济较宽裕但学习成绩较差的少男少女经常泡在歌舞厅里消磨时间。她们是真正的有闲阶层，不需要去挣钱养活自己，她们还没有到走上社会的年龄，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利用。她们就这样在过早地消费着青春和生命。可是，也有一些卖春女子混迹其中，千万别弄混了，搞不好会难以脱身。甚至有一些卖春女故意装成女学生，她们会说自己不缺钱，不为钱，并且当你的面出手大方。她们会骗你上钩，你以为拣到了便宜，可等你上了她们的床之后，你会后悔的。为此，我不能轻举妄动。可我得试一试，否则我找不到第一手资料。

我开始学有些外国电影里的镜头，故意用打火机敲台面，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刚好，那位穿红吊带衫女孩回过头来。我抓住这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趁机端起酒杯朝她晃了晃。她颇有教养地抿嘴一笑，并礼貌地端起杯子回应一下。我们都用嘴唇抿了一点酒，随后她又回过头去继续她们的交谈。她的一个女伴俯过身朝她说了句什么，她用手打了她一下，她一闪，却弄倒了杯子。她们发出尖利的笑声。

说实在的，她回头那极短的十几秒已经使我着迷不已。我无法准确无误用词汇描述她长得什么样，更不能说出她什么地方使我着迷。有些事是讲不清道不明的，总之，她是那种令我不由自主会产生好感的女孩。她圆润而丰满，她长得不是太美，只是很迷人。我不大喜欢骨感强的女性，她偏偏不是骨感女性，她是圆线条的女孩。

她没有再回过头来，这使我有些失望，可同时又让我欣喜的是：她肯定不是那种女孩，她正是我要找的采访对象。

为了再次引起她的注意，我故意用手拨倒烛台。烛台哗地倒下，发出很大声响，灯灭了，蜡油泼在玻璃台上和我的手上，很烫。就在服务生闻声赶过来的同时，她又回过头来。我竟不顾自己失态，拿起杯子再次向她示意。这回她笑得更甜了，也举起杯子。我一饮而尽，朝她亮了亮杯底。她也一饮而尽，可我并不放下杯子，我忘了放下杯子，直直地盯着她看。

她可能明白了我的意思。或者她觉得我这人有点意思，便和另两位讲了句什么。那两位起身走了，她端起杯子朝我走过来。这时我忽然看出她个头不高，怕还不到一米六的样子。她穿一条牛仔短裤，两条腿丰腴而挺直，晃得我有点晕。我忙站起身来给她让座，当我们面对面四目相视时，我

这才发觉她年龄其实很小，倒像个中学生。我问：小妹妹，喝什么酒？红酒怎么样？她摇了摇头：不，我只喝啤酒。我说：喝啤酒会发胖的，尤其是小腹。她笑了，站起来扭了一下腰：你看我胖么。

我说：不胖，不胖，正好，而且你的……

我没有说下去。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有点轻浮，像个色狼一样。她却紧追我问道：说下去，我不会在意的。

我索性说了，我说：你肚脐眼很迷人。

她更有兴趣了，说：是么，我倒是头一回听人说一个女孩肚脐眼迷人，说说看迷在什么地方。我说：性感。

她略有点脸红了，没有再说下去。突然她一反常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撞得椅子脚在大理石地面滑出刺耳的声音。她慵懶地端起酒杯，眯着眼朝杯中淡黄的液体看着。

我已经有三年酒龄。她说。从初三开始学会喝啤酒，别的酒我一概不沾。这个地方我常来，可我从没看到过你，你是第一次吧。

我点点头：是的，我很少来这种场合，这种场合会让人心醉神迷，变得意志消沉。

她忽然说：让我猜猜你的职业好不好。

好呀，我乐意这样被别人猜，尤其你这样迷人的女孩。

哦。她更感兴趣了。在我猜你之前，我倒想问一问，你为什么喜欢让别人猜你的职业，并且喜欢女孩子猜。

这个么。我想了想道：我这些年孤身一人流浪，换了不少职业，却总是无法给自己定位。我听说，女孩子的第一感觉特灵敏，也许会给我一些启发和参考，使我不至于总是走

弯路。

那好吧。她说：不过，我猜对了你得买单，如果猜错了，由我买单。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看你像是耍笔杆子的。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愣了一愣才缓过思路。我问她：你怎么看得出来。

见我果真上钩了，她笑得前仰后合：你这人真逗，我还以为你老奸巨滑呢，谁知你这么偏嫩。你想想看，除了文盲，谁不会写字呢，只要会写字，不就是要笔杆子的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上了她的圈套。我太急躁了，如果我再追问一句，她肯定会输。

不过。她接着说：你这人挺讨人喜欢的，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你今年至少有三十岁了吧，可惜年龄大了点，不然……

我问：不然怎么样？

我会嫁给你呀。她大笑。

我脸上有点发烧：你还是个孩子呢，乱讲乱讲的。

什么，你说我是孩子？

是呀。

你错了，我已经快二十岁了，我上学迟，当时我们随军，爸爸说等转业到地方再让我上学。于是，我一直到八岁才上学。怎么样，你看不出我已经是个成人了吧。

嗯，是的。我只好承认。可是，你还是学生呀，还不可能谈婚论嫁呢。



怎么不能。她反驳道：只要满十八岁，就是正式公民了，再说呀，我这辈子是不可能上大学了，我的课堂也就是歌舞厅……说到这里她停住不说了。她看出我惊讶的表情，顿了一顿，她深深叹口气又说：瞧，我够酷的吧。

她最后的语言是自我解嘲，我听了感到忧虑，也有一种心酸。

我于是把自己的来历和来意给她说了。

她一听，拍了拍巴掌：你这回算找对了人，没有比我更典型的采访对象了，我乐意被你采访，你想问什么只管问吧。

我拿出笔记本和笔，正要开口，又放下了。我笑着说：随便说说吧，正正经经记录反而不习惯，你说是不是。你尊姓大名。

小姓余，没大名。再说，你把我大名写到报上，我不死了。就叫我小鱼儿好了，我的网名是：一条游来荡去的小鱼儿。你只需用最后三个字：小鱼儿。唉，算了算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讲，我们先跳舞好不好。

我欣然应允。说实在的，我开始不把采访当回事了，我的脑子乱乱的。

我们在跳一支慢四，她把整个身子缩进我的怀中。我正人君子般地而后缩，使我们之间留出一些距离。可她步步紧逼，反而变本加厉把脸蛋紧贴我的下巴，我感觉她的脸很烫……

我真拿她没有办法，她像个与我认识多年的情侣一样施展她的魔力，很像一张无形的网向我落下来……